



弹“溜溜球”

□陈立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电视是没有的，娱乐节目除了忠字舞还是忠字舞。放映的电影不是《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时候》等或哭啼啼或傻笑个没完的朝鲜电影，就是《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等我们小孩子看不太懂的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电影。至于小孩子玩的像模像样的玩具更是少得可怜。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每天乐此不疲地玩的游戏，就是弹“溜溜球”。

所谓“溜溜球”，就是我们说的玻璃球。印象中当时玻璃球有高档和普通的区别。普通的就是没有任何色彩和花纹的玻璃球。这种“溜溜球”外表挺粗糙，仔细观察，有的甚至还不是标准的圆形，用手指弹起来常常走的是曲线，而不是一般正规“溜溜球”所走的直线，有时甚至还会跳跃或原地旋转。高档一些的“溜溜球”玲珑剔透，里面有五彩斑斓的花瓣，非常好看，而且弹起来手感很好，运行路线畅通无阻，令人眼花缭乱。

弹“溜溜球”非常简单。可以两个人玩，也可以多人一起玩。一般的基本规则是：事先选好一块大约两平方米的较为平整的空地，在地面上挖六个小孩子拳头大小、五厘米深浅的圆形的洞，其中的四个洞占据四个边，洞与洞之间的距离大致相同，四个洞的中间再挖一个稍微大一点、深一点的洞，最后一个洞则在中间洞的一米开外的延长线上。具体要求是：只有将“溜溜球”分别弹进前面的四个洞后，再弹进延长线上的这个洞，才是最后的胜

利。开始游戏时，以“剪子包袱锤”猜先，赢者先弹。首先在地面上画一道线作为弹“溜溜球”的起点，然后依次将“溜溜球”弹进各个洞，只有将球弹进洞，才能继续下一步的游戏，如果没有进其中的一个洞，则由对方弹球进洞。如果你弹的“溜溜球”接入入洞，而洞边恰好有对方的球在，你可以使劲让自己的球将对方的球远远击走，排除危险或干扰，这样你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将自己的“溜溜球”弹进洞里，胜利的机会就多一些。有时由于用力过猛，或者正赶上对方的“溜溜球”质量太差，往往会把对方的“溜溜球”弹下一些碎片，有时甚至可以彻底击碎。而胜利者的奖品往往就是对方的“溜溜球”。如果赢的是球里面带花瓣的精致高档的“溜溜球”，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兴奋得手舞足蹈，甚至高兴得一夜都睡不安稳。

弹“溜溜球”游戏规则简单，玩法多种多样，并且具有相当的竞争力、诱惑力和刺激性，所以小伙伴们都十分喜欢这个游戏，常常是玩到天黑了还不知道回家，至于做作业、复习功课等早忘得一干二净，遭到大人的批评甚至挨打是司空见惯的事。

看上去简单普通的弹“溜溜球”游戏，使我单调的童年生活多了几分快乐、几分充实。现在每每想起，都会有些唏嘘感慨，有些思念，甚至还跃跃欲试，想去找年少时的伙伴们来一场弹“溜溜球”比赛，重温过去那充满情趣的欢乐岁月……

抽陀螺

□于长友

冬天来了，家乡又变成了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这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着让我魂牵梦萦的陀螺。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陀螺并不叫陀螺，而是叫冰猴。至于为什么家乡的人都这么叫，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楚。

小的时候我很会做冰猴，只要是体态均匀一些小东西，都有可能用来制作冰猴。我曾将螺丝疙瘩、小玻璃瓶儿一类的东西，嵌上一颗钢珠，于是一个冰猴就做成了。当将这玩意儿扔在地上，用鞭子抽打起来，看着它转啊转，我就惬意极了。

当然最漂亮也最好用的冰猴一定是木质的。

我请木匠师傅为我用车床车了一个中间鼓鼓的、一端尖尖的冰猴。这冰猴尖端嵌了一个小钢珠，另一端则车出一圈凹痕。整个冰猴制作得无比精美，小朋友们人见人爱。我还自己动手，在冰猴的表面涂上了一层鲜亮的红色。

玩冰猴时，我会将冰猴夹在两掌之间，突然用力一搓，那冰猴便一边高速旋转着，一边落向地面。接下来我就用小鞭子使劲抽着它，它就不停地转啊转。

我有个特别要好的玩伴叫贵山，他的冰猴比我玩得高明。他还

自创了一首歌谣，是专门在玩冰猴的时候吟诵的。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两句：“狗冰猴，罪滔天，破坏革命黑心肝……”

瞧瞧，在那“文革”刚刚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童年随便玩的游戏居然都打上了“革命”的烙印。

我实在忘不了那年冬天，我和贵山各持一个冰猴在校园里玩开了。当时正值寒假，校园里空荡荡的，平坦的操场上覆盖了一层并不算厚的积雪，此刻那积雪早已被踏得异常坚硬与光滑。这偌大的校园操场成了我和贵山耍冰猴的舞台。我们从旭日东升一直玩到夕阳西下，中午饭也忘了吃。

就在我们要回家时，才发现贵山的爸爸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这里了。他爸爸是这所小学的校长，还是我的音乐老师。校长说：“你们知道吗？玩冰猴也有诀窍啊！”

只见校长将小皮鞭的鞭绳在冰猴的凹痕处紧紧地缠了几遭，然后又猛地一拉，那冰猴果真转得很快。就在冰猴快要倒时，校长才甩开皮鞭抽了起来，让它继续转下去。

校长说，要想让冰猴转得快就要将它缠紧并且用力拽，要想让它一直转下去永远不倒下就需要用鞭子不断地抽它。

我知道，校长是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教育我们，让我们更好地成长。

如今，我已经到了校长当年的年纪，当初玩陀螺的那种放荡不羁、那种酣畅淋漓，却不知自什么时候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春节的大年假里，也不会想起去玩它了。

儿时那无忧无虑的生活完全被一种紧张甚至有些焦虑的工作与生活所替代。这时发现，自己也真正变成了一个高速旋转而且永不停息的陀螺。

打“行头”

□曲征

小时候，冬天一来，尤其是放了寒假之后，小伙伴们就一起找个宽阔的场地打“行头”。“行头”这种游戏物件，现在已经没有了。其大小与拳头相差无几，制作方法很简单：找点破布揉成结实的一小团，然后在其外部用韧性好的细绳一圈圈绕起来，绕得要均匀、结实，最后绕成一个圆球的拳头大小的实心球，就可以玩耍了。

“行头”的叫法，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古代，行头是鞠的别称。古代蹴鞠之戏所踢的球就叫做“行头”。《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桂姐的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说唐》第十二回：“那些圆情的把持，两个一伙，吊挂着一副行头，雁翅排于左右，不下二百多人。”圆情，古代指踢球，也指踢球的人。故乡的孩子们所玩耍的实心球，尽管不用脚踢，而用手掌击打，但因为其外形与古代的“行头”相差无几，所以也就名之曰“行头”。

打“行头”的游戏规则是：伙伴们先分成两队人马，可采取捉对“剪子包袱锤”的方式，赢者集成一队，输者集成一队，然后，两队各选出一位首领，两位首领再通过“剪子包袱锤”决出胜者（甲队）、输者（乙队）。双方协商画条界线，甲队的第一位选手走到界线之内，其他成员给他加油助威，而乙队人员则全部跑到较远的地方，准备接住甲队选手打来的“行头”。甲队的第一位选手站在界线之内，左手抛起“行头”，右手猛地向外一击，

“行头”飞驰而去，乙队的人员就要力争接住这个“行头”，若接住了，就胜利了，乙队就要到界线之内去击打“行头”，而甲队就要去远处接“行头”。若乙队接不住这个“行头”，就要将“行头”掷回去，掷回去的“行头”如果被甲队刚刚击出“行头”的第一位选手接住，这位选手就继续击打“行头”，若接不住，就换上甲队的第二位选手击打“行头”……

小时候的冬天是一定会下雪的，而雪地上，也一定会有小伙伴们击打“行头”的快活的身影。因为人多，场面热烈，呼出的热气把寒冷赶得无影无踪，让我们常常忘记了回家吃饭。

有时候游戏结束之后，输掉的一方不服气，就顺便从地上抓把雪，攥成一团，向对方人员掷去，对方也不含糊，抓把雪报复一下“肇事者”，于是，很快两队人员就打起了雪仗！雪仗打完之后，兴致未消，便集体跑到河边的冰面上溜冰玩，那时的冰冻得很厚，不用担心掉进冰窟窿。

尽管那时的生活条件不好，过年的意义好像只是为了让人们温习一下肉的滋味，但是，那时没有什么寒假作业，更没有什么补习班，大家可以疯玩一通。玩耍是儿童的天性。打“行头”的快乐，让人将缺少穿的岁月、寒风刺骨的淫威统统抛之脑后，将懵懵懂懂的童年时代浇灌得无忧无虑，一生难忘！